



你往 何处去

[波] 亨·显克微支著

侍 桢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往 何处去

[波] 亨·显克微支著

侍 桢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往何处去/[波兰]显克微支(Sienkiewicz, H.)著;侍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3

ISBN 7-5327-2380-1

I. 你... II. ①显... ②侍... III. 长篇小说—波兰—近代 IV. I 5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098 号

Henryk Sienkiewicz
“Quo Vadis”

本书根据 Jeremiah Curtin 的英译本,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898 年版,
并参照 Zamenhof 的世界语译本译出

你往何处去

[波]亨·显克微支 著
侍 桤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高 简 中 文 版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875 插页 2 字数 523,000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2380-1/I·1385

定价: 24.10 元

评《你往何处去》

(历史小说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体裁。历史小说当然有别于历史。为了便于故事情节的展开,为了将内容描写得生动、丰富,为了把人物刻划得性格鲜明,须眉毕现等等,—历史小说不能不借助于虚构。但这种虚构又须在历史的情理之中,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否则就会歪曲历史。)

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能够从历史的具体的背景中、从当时当地的具体的氛围中来刻划历史人物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这样的小说才会有历史的、艺术的真实感,才会使读者读来如同亲历其境,涌起共鸣的感情。

亨利克·显克微支(一八四六——一九一六)是一个擅长写历史小说的波兰作家。他所写的历史小说是比较注意描绘历史的具体的背景和氛围的。他的《十字军骑士》写的是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初波兰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情况,—它描写了波兰和立陶宛如何联合抗击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如何在格隆瓦尔德一战一举粉碎侵略军的伟大胜利。而他的《你往何处去》里所反映的时代则还要早得多。(这部小说描写的是远在公元一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罗马帝国的情况。尽管显克微支是生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作家,离开公元一世纪已经十分遥远了,然而显克微支在小说中还是出

色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的气氛，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

〔《你往何处去》写于一八九六年。小说主要描写尼罗(—译尼禄)统治时期异教的罗马与基督教之间的斗争。〕

历史上的尼罗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暴君。公元四一年罗马皇帝盖乌斯·恺撒(三七——四一)被杀，接着登位的是他的叔父克劳鸠斯。尼罗则是克劳鸠斯的妻子同前夫所生的儿子。尼罗的母亲要求克劳鸠斯把尼罗立为继承人，接着把克劳鸠斯毒死。后来，这个还只有十七岁的尼罗，就由他母亲伴送到近卫军兵营，被宣布为皇帝。尼罗当政初期，因为还在他的老师塞内加的影响之下，对克劳鸠斯时期的弊政，还能作一些纠正。但是不久，皇帝与元老之间的矛盾重新开始。残酷多疑的尼罗终于杀死了母亲、妻子和塞内加。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火，前后延烧了一周，传说是尼罗下令纵火的，他想欣赏大火的景象，像希腊诗人描写过特洛伊城似的，他要歌唱新的“特洛伊城”的毁灭。据说，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第一次迫害也是与这次大火有关的。后来尼罗竭力把火灾的发生归罪于基督徒，同时花费大量的金钱来建造新皇宫，举办盛大的节庆，还以巨款赏给罗马城老百姓。这样，罗马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尼罗的统治终于因为高卢和西班牙总督起兵反抗而垮台。元老院宣布废黜尼罗的皇位，尼罗本人逃出罗马，最后自杀。

《你往何处去》所反映的当时罗马帝国动乱生活的场景基本上是符合实际历史的。在内容结构上，《你往何处去》包括着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尼罗为代表的异教的罗马与以基督教徒为代表的奴隶们之间的斗争；与这条线索相关的，还有尼罗同元老重臣之间的矛盾。第二条线索则是描写皇族维尼裘斯锲而不舍地追求蛮族留下的人质黎吉亚姑娘的曲折痛苦的过程。黎吉亚虔信基督教教义；而维尼裘斯本来是充满异教思想，信奉众神的，他在苦苦追求黎吉亚的过程中也逐渐改变了信仰，最后站到了黎吉亚一边。因此，这两条线索又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

应该指出，显克微支在《你往何处去》里是把基督教有点理想化的：他通过黎吉亚和维尼裘斯的悲欢离合，渲染了基督教忍耐、宽恕

恶人、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思想。但我们在同时也应该看到早期基督教思想多少反映了当时的奴隶以及贫民对奴隶制度的深恶痛绝。显克微支描写当时奴隶大众比较容易接受基督教思想，这还是符合历史的实际的。

显克微支对罗马最大的奴隶主尼罗这个形象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尼罗由于是他的母亲使用权诈把他扶上罗马皇帝宝座的，他对元老重臣甚至亲族，都深为猜忌。不列塔尼库斯是他的异父兄弟，被他所鸩杀，他的生身母亲阿戈丽皮娜被他下令处死，原来的妻子奥克塔维雅先被割断血管，然后以蒸气闷死。尼罗的禁卫军出现在哪里，那里的大臣就要遭殃。小说中就描写过这样一个情节：当维尼裘斯的舅父裴特洛纽斯为外甥出谋划策，说动了尼罗派出禁卫军至黎吉亚所寄居的奥鲁斯将军府，要把黎吉亚先接到宫中，然后再转送至维尼裘斯邸宅中的时候，尼罗的百人队长用锤子敲着奥鲁斯家的大门，前庭总管报告禁卫军已经进入门道，顿时给奥鲁斯全家造成了一场恐怖：一家人立刻把老将军团团围住，奥鲁斯的妻子张开两臂抱住他的脖子，悄悄地说着含混不清的话。整个房子都有成群的男女奴隶跑出来。到处可以听见叹气声：“天哪，天哪，大难临头啦！”——大家都以为尼罗要抓的是奥鲁斯将军。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裴特洛纽斯虽然仗着尼罗对他的才能的尊敬，好几次逃过尼罗的杀戮，然而最后还是没有能够逃掉。

尼罗的虐政的最高峰就是他为了欣赏规模宏大的火烧场面，下令把人口众多的罗马城焚毁，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一座燃烧的城市”。

显克微支在刻画尼罗性格的时候，固然带有相当夸张的成分，但是读起来却是令人感到十分自然的。

除了尼罗的故事以外，显克微支着重描写了维尼裘斯同黎吉亚的爱情纠葛。维尼裘斯是罗马帝国一名青年将领，本身是一个奴隶主，他自然带有奴隶主的一切属性。他任性粗暴。他刚被黎吉亚的美色所迷惑的时候，他不过是想把她抢过来当作一名情妇。他曾经情不自禁地对他舅父嚷道：

“我必须占有她。假如我是宙斯的话，我就要像他曾经变成了雨浇着达那厄那样浇在她身上。我要吻她的唇直到她感到疼痛！我还要把她抱在怀里听她哀号。我要杀掉奥鲁斯和庞波尼雅，抱起她来把她带到我的家里。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我要吩咐人用鞭子抽我的一个奴隶，听一听他的号哭。”

所以，当维尼裘斯打发双人轿去接黎吉亚，黎吉亚当时已发觉他与裴特洛纽斯策划的阴谋因而中途设法逃走以后，维尼裘斯简直是疯了，尽管一个上了年纪、满头流血的奴隶又慌张又可怜相地说：

“看看我们流的血，老爷！我们拼了命保卫她！看看我们流的血，老爷，看看我们流的血！……”

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维尼裘斯就抓起一只青铜灯，一下子就砸碎了这个奴隶的脑袋。砸死了这个奴隶，维尼裘斯还不过瘾，他又继续发出不像人的声音叫吼：“拿鞭子来！”鞭笞声一直延续到天亮。

维尼裘斯的头脑稍稍冷静以后，他下决心要把黎吉亚找到。他依靠医生和卖卦的基罗千方百计的寻访，终于探听到黎吉亚的下落。他起初打算用武力把黎吉亚抢回家来加以凌辱。但结果并没有成功。带去的打手克洛托白白送了命，维尼裘斯自己也被黎吉亚的保护人乌尔苏斯推向墙上而折断了臂膀，差一点被乌尔苏斯杀死。但黎吉亚却救了他的命，以后还帮他养好了伤。在养伤期间，由于黎吉亚以德报怨，使维尼裘斯深为感动，他的内心起了剧烈的变化，终于“改邪归正”了。

显克微支主要的同情显然是在黎吉亚和一大群身为奴隶的基督教徒一边。(显克微支所塑造的黎吉亚的形象，也像他在《十字军骑士》中刻划达努莎的形象一样，把她描写为美和善的化身和象征。作者描写她有“玫瑰色明净的脸蛋”，“雪花石膏一样雪白的额头”，“浓密的黑发”，“像‘神’似的削肩膀”，“整个身姿既柔韧纤细又带有五月春光和新开的花朵的青春朝气”。在如此美丽的外形下，她有着十分

高尚的品德。把维尼裘斯感化过来，就是黎吉亚最大的功绩。固然，宗教精神的渲染，使这个少女形象多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从整体来说，这个形象却是光彩动人的。）

至于对广大基督教徒群众，显克微支十分强调他们的勇于自我牺牲，乐于助人，重视集体生活的精神。黎吉亚所以能够一再逃脱暴君尼罗的迫害，逃脱维尼裘斯的追踪，就是依靠基督教徒群众的掩护。

（显克微支十分有力地描写了以基督教徒为代表的广大人民同尼罗奴隶主集团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尼罗为了推卸罗马大火的罪责，派出禁卫军，大肆逮捕基督教徒，把他们大批大批地驱赶到竞技场。尼罗命令人们给基督教徒们套上兽皮，然后又从兽槛里放出各种各样的野兽，听任野兽疯狂地袭击这些无辜的基督教徒，咬掉他们的头颅，撕裂他们的肉体。第二次，尼罗又下令把基督教徒钉在十字架上，在竞技场上示众。这还不算，尼罗后来又想出新的花样：给剩下的基督徒们穿上浇了沥青的紧身衣，然后把他们绑在“火刑柱”上，点起火炬，在皇家花园里把他们活活燃烧。

但是这些受害者并没有在尼罗的淫威暴行下屈服。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当时在基督教思想的强烈的影响下，不可能想到应该以武力来结束尼罗的暴政，但是他们的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却是在成千上万围观这些惨剧的人民群众的心里激起了最强烈的同情。尼罗原来想欣赏蛮牛怎样戳死黎吉亚作为这次表演的压轴戏，但是出乎他的意料，这头蛮牛竟被黎吉亚的保护人乌尔苏斯折断了骨头。于是群众呼喊起来了，要求尼罗不要处死黎吉亚和乌尔苏斯。在一片喊声之中还可以听到人们这样叫嚷：“青铜胡子（指尼罗）！杀母亲的凶手！放火犯！”

人民是圆剧场中独一无二的主人，尼罗害怕起来了，他东张西望了一阵之后，不得不对两名受害者作出开恩的表示。

《你往何处去》不仅反映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宫廷和社会生活，同时也是同十九世纪波兰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当时的波兰正受到沙皇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的宰割，波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沙皇俄国的凶残也不下于普鲁士，他们残酷剥削波兰人民，血腥镇压起义队伍，禁止讲波兰语，——显克微支笔下的尼罗，正是俄国沙皇的写照。

《你往何处去》在艺术描写上也是十分卓越的。毫无疑问，显克微支对罗马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是作了仔细的研究和思考的。他紧随着登场人物活动的展开，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具体背景。他对每一条街巷、每一处宅邸、每一种景物等等，都是尽可能按照当时的风格、当时的气氛来描写它们。他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总是同他对包围着这些登场人物的具体背景、具体气氛的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例如：当尼罗对罗马感到腻味，要到滨海城市安修姆去的时候，显克微支这样描写尼罗大队人马的出巡：

“当天的大清早，从坎巴尼亚原野上，便有面孔晒得黝黑、腿上裹着山羊皮的一些牧人，赶了五百头母驴从城门穿行而过，好让波佩雅明天到了安修姆，可以用驴奶洗澡。……驴子走过去以后，好多群鹿从奔跑着，小心地洒扫着大路，给路上铺满了花朵和松针。……人群时刻都在增加。有些人……携带着全家老小，……在露天下吃一顿早餐。……这时开来了属于禁卫军的努米底亚人骑兵队。他们穿着黄制服，扎着红腰带，戴着大耳环，黝黑的脸上射出金黄的光芒。他们的竹枪的枪尖在太阳光下像一团火似的闪着光。……人群向前拥挤，要更靠近一些观望那队伍，可是禁卫军的几个步兵分队已经到了那里，在城门口的两边各自列成一行，挡住人们靠近大路。走在先头的是一些货车，装载紫色、红色、蓝色的天幕和用金线缝成的像雪一样白的亚麻布天幕，还有东方的毡毯，柑橘木的桌子，……接着是一些鸟笼，装着从东方、北方、西方搜来的各种鸟儿，鸟舌头或鸟脑子是准备摆上皇帝的餐桌的，随后是酒坛和水果篮。但是有些东西怕在车上受了损伤或是打碎便由徒步的奴隶们扛着。因此可以看到好几百个人扛着花瓶和哥林多的青铜雕像；……有一小队一小队的禁

卫军步兵和骑兵保护着他们，而每一分队的奴隶都有监工，手执着鞭子，鞭子头上装着铅块和铁块代替叫子鞭梢……”

接着，还有搬运乐器的队伍，男女卖艺的，还有从希腊和小亚细亚各地选来的童男童女，扮成爱神的模样，再接着是禁卫军步兵团，“在他们那整齐沉重的步伐下，大地像是向下沉，”在他们走过去之后：

“牵来了用锁链锁住的尼罗的狮子和老虎，当尼罗高兴模仿狄俄尼索斯的时候，便可用这些野兽驾驶他的战车……接着，皇帝的大大小小、金黄色或紫色、镶嵌着象牙或珍珠或是闪着金刚钻光芒的车辆和轿子走来了；在他们之后，又是一小队身穿罗马人铠甲的禁卫军步兵团……最后是皇帝本人……”

显克微支在这些描写里，生动地传达了罗马帝国奴隶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的具体情景。虽然此情此景发生在千百年之前，但是我们在聚精会神阅读中间，仿佛觉得，眼前好像真有穿着不同服装捧着不同东西的各种各样队伍，一队接一队地从罗马城的城门洞里走出来；在行进着的队伍的两旁，拥挤着罗马城的市民似的。

关于罗马大火的描写，尤其显出显克微支的功力。全书中有整整六章，描写这场大火的场景，字数总有三万五六千字，然而读来一点都不觉得它冗长。大火开始的时候，尼罗一伙正在安修姆地方的行宫里饮酒唱歌作乐。维尼裘斯和裴特洛纽斯也扈从在侧。大火消息一传到行宫，尼罗高兴得直叫：“众神呀！……我就要看到一座燃烧的城市，完成我的《特洛伊之歌》了。”但是维尼裘斯却叫苦连天，因为他的黎吉亚这时正在罗马城里。尼罗马上率领大队皇亲国戚、扈从人等赶回罗马去，以便亲眼欣赏大火；维尼裘斯也飞速地赶回去。
〔小说主要就通过维尼裘斯的眼睛详细描写了尼罗秘密下令火烧罗马城给罗马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维尼裘斯跑上了罗马郊外的一座山的山顶，一片可怕的景象终于映入他的眼帘：

(“山底下的地方，全面笼罩着烟雾，仿佛结成一片云海紧罩着大地，城市、大水管、宫殿和树木全在云中不见了，但是在鬼影憧憧灰白色的平原对面，城市正在丘陵上燃烧着。”)

小说中接着描写，这场大火并不像一座建筑物燃烧时那样呈现出一道火柱的形式，而是一条绵亘的环带：

“在这条环带上方冒起如波涛似的烟云，有些地方是乌黑的，有些地方呈现出淡红色和像鲜血一般，浓烟缕缕，逐渐膨胀，黑压压的一团，缭绕上升，像是蜿蜒伸张的蛇。……从城市的方向，时刻都有风吹来，愈吹愈猛，飘来了燃烧物的渣滓和烟雾，……天光大亮了，太阳照耀着阿尔巴努湖四周的山顶。但是明亮金黄的晨光，透过了烟雾，仿佛带点红色，而且昏昏沉沉。……城市整个在烟雾中湮没了……”

这只是罗马郊外看到的景象，罗马城城里还要显得更加可怕：

“城门里，整个的雾气全是恍恍惚惚的……”

到处挤满着逃避大火的人众，维尼裘斯依靠弄到一队禁卫军士兵，逢人便砍，才能冲进城去，只看见——

(“路上摆满了在起火之前抢救出来的一堆一堆的东西：有箱子和装粮食的木桶，有最贵重的家具、器皿、婴儿摇篮、床铺、板车和手推车……狭窄的胡同，烟雾弥漫得更浓，简直无法通过。成千上万的居民向四处奔逃。……两条人河……在狭窄的小路上碰到，互相挡住路，双方交手，彼此殴打着，践踏着。好多人家在骚扰之中彼此走失了。……靠近阿斯克勒庇俄斯殿堂的兽苑，显然是已经起了火，各种野兽，内中有不少狮子，惊恐得吼叫起来。……突然间，那拥抱了巨大城市的骇人听闻的大火有些

变了样。直到如今不过是朦胧发光的一切，轰然爆发成一片鲜明的火海……” }

维尼裘斯好像是在火云里奔跑，衣服被火星烧着了。要不是有人拿着装满了水的葫芦救他，差点被烧死。

(显克微支不是静止地描写这场大火灾的，他是密切结合着维尼裘斯的心理活动，结合罗马居民对这场大火灾的强烈反应来描写这场灾难的。因此文字中充满着丰富的感情。)

尼罗在火灾后新盖起来的圆剧场 上大批屠杀基督教徒是整本小说的最高潮。显克微支对这些惨不忍睹场景的艺术描写，也是极为精彩的。小说中惊心动魄地描写了尼罗同他的皇亲国戚为了消化过饱的酒食，推卸罪责，如何“欣赏着”角斗士之间的流血厮杀，尤其是放出凶猛的猎犬和狮子老虎扑杀、咬食大火灾的替罪羊——无辜的基督教徒的场面：

“许多头颅完全消失在张开的大嘴里，许多胸膛一下子就
被扯开，许多心肺被一扫而空，许多骨骼在狮子的牙齿下粉碎了。
有几头狮子抓住牺牲者的胯骨和肋条，疯狂地跳跃着跑过了竞技场，……圆剧场里充满了如雷鸣一般的吼声。……那些
激动的群众像是终于要把自己投入竞技场，跟狮子一起撕裂那
些基督教徒了……”

| 这种描写毫无疑问深刻地揭露了奴隶社会中最惨无人道的风俗
习惯。|

(总而言之，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不论从思想内容看，还是艺术描写看，它不仅是波兰文学的珍品，而且也是一部可以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代表作品。)

第一 章

裴特洛纽斯将近中午才醒来，像平素一样十分疲乏。昨天晚上他出席了尼罗的宴会，一直熬到深夜。近来他的健康恶化了。他自己说，他每天醒来仿佛是麻木的，没有聚精会神的能力。但是早晨洗过澡，让熟练的奴隶们给他浑身仔细按摩过以后，逐渐加快了停滞的血液循环，他就有了生气，头脑清醒起来，恢复了体力，当他从涂油室里出来（这是沐浴的最后一道程序），他像是死人复活了，眼里闪现出才智和喜悦的光彩，他返老还童，精力充沛，高雅端庄，真是十全十美，就连奥托^①都不能与他比肩，这才不愧真正称为“风雅大师”^②。

他难得到公共的蒸气浴场去，除非那里来了个引人赞美的雄辩家，全城都在纷纷谈论的时候，或者是青年演武场上在表演特别有趣的比武。再说呢，他在自己的邸宅里设有私人浴场，是塞威路斯同时代的著名建筑家切莱尔给他扩建的，以十分不同凡响的趣味加以翻修和布置，就连尼罗自己都承认那是比皇帝的一些浴场还要高明，尽管皇家浴场规模更宏大并装饰得无比的豪华。

在筵席上，瓦蒂纽斯的诙谐叫他腻烦，宴会后，他同尼罗、卢卡奴斯和塞内乔讨论了女人有没有灵魂的问题，因此他早晨起得很迟，像平素一样他洗了澡。两个体格魁梧的浴室奴隶刚刚把他放在一张铺着雪白的埃及麻纱的柏木台子上，各自用浸了橄榄香油的双手开始

摩擦他那健美的肉体；他闭着眼睛等蒸气浴的热气和他们双手的温暖浸透他的身体，消除疲劳。

但是过了不多一会儿，他睁开了眼，问了问天气如何，随后又问宝石的事情，珠宝商人伊多梅诺斯约定今天送宝石来请他鉴定。看上去，天气是晴和的，从阿尔巴诺小山方向飘来了一阵轻快的和风，至于宝石，却还不见送来。裴特洛纽斯又合上眼，吩咐人们把他抬到温水浴室去，这时通报来客姓名的侍从从帷幕后面探进头来，禀报那新近才从小亚细亚归来的青年马库斯·维尼裘斯来访。

裴特洛纽斯吩咐把客人领到温水浴室，把自己也抬到那里去。维尼裘斯是他大姐的儿子，他大姐在多年前嫁给了蒂贝留斯帝时期担任执政官要职的马库斯·维尼裘斯。这个青年目前在柯布罗将军手下任职，曾同帕提亚人作过战，战争结束以后，他回到都城来。裴特洛纽斯非常喜欢他，近乎溺爱的程度，因为马库斯是一个俊美的青年，又是一个竞技的能手，在放荡中也还知道怎样保持美感，这是裴特洛纽斯所最为重视的。

“向裴特洛纽斯致敬，”那青年迈着有弹力的脚步走进温水浴室里说。“愿所有的神保佑您，特别是阿斯克勒庇俄斯(医神)和齐普里斯(爱神)，有了这两位神的保护，您可万事如意了。”

“欢迎你回到罗马来，祝你在战争后得到好好的休养，”裴特洛纽斯答着话，从裹着身子的柔软麻织品的折缝中间伸出手来。“亚美尼亚有什么新闻吗，你既然到了亚细亚，可曾碰巧去过比西尼亞吗？”

从前裴特洛纽斯在比西尼亞当过总督，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行政上奋发有为，法纪严明。他原是一个出名的柔弱又爱奢侈的人，而这段经历就跟这个人的性格形成了令人惊奇的对照，因此他喜欢谈起那个时期的事情，因为这可以证明他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且在他愿意的时候，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

① 奥托：尼罗的廷臣，公元六九年称王，他是当代著名讲究服饰的人。

② “风雅大师”：在尼罗王时期，人们把裴特洛纽斯视为皇帝的娱乐顾问，给他起了这个诨名。

“我有一次到过赫拉克莱亚城，”维尼裘斯回答。“柯布罗派我带着命令到那里去召集援军。”

“啊，赫拉克莱亚！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科尔奇斯地方的姑娘，为了她，我情愿出让这个城市所有离过婚的女人，连波佩雅也算在内。不过这是老话了。现在还是跟我谈谈帕提亚一带的事情吧。至于那些沃罗杰修斯、蒂里达台斯、蒂戈拉涅斯^①等等，倒实在是令人厌烦，正像小阿茹拉奴斯说的，那些野蛮人在家里是用四条腿爬的，只有在我们面前才装出人的样子。可是现在，罗马城里大谈他们的事情了，这只是因为无论谈别的什么事都会有危险。”

“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如果不是柯布罗的话，就会吃败仗的。”

“柯布罗！凭巴克斯(希腊罗马酒神)宣誓！那是个真正的战神，一个道地的玛尔斯(罗马战神)，一个伟大的统帅，而同时却脾气急躁、诚实可是呆板。至少为了尼罗都害怕他，我对他的好感。”

“柯布罗并不呆板。”

“也许你说得对，不过这种事怎么说都是一样。皮浪^②说过，呆板绝不比才智坏，两者之间丝毫没有什么不同。”

维尼裘斯开始谈起战事，可是当裴特洛纽斯重新合上了眼时，那青年望着他舅父的疲乏而又有些憔悴的面容，便改变了话题，相当关心地探问他的健康。

裴特洛纽斯又张开了眼。

健康嘛！……说不上。他觉得不大舒服。不错，他还不至于坏到像小西塞纳那样神志不清，当早晨被抬往浴室去的时候，竟会问人：“我可是坐着吗？”不过，他不大舒服。维尼裘斯刚才还劝他求阿斯克勒庇俄斯和齐普里斯的保佑。但是裴特洛纽斯并不相信阿斯克勒庇俄斯。谁也不知道阿斯克勒庇俄斯究竟是谁的儿子，是阿尔西诺伊的儿子呢，还是柯洛尼斯的儿子，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说出谁是他的父亲呢！这个年头，谁能保证自己的父亲是谁呢！

^① 沃罗杰修斯、蒂里达台斯和蒂戈拉涅斯均系古代亚美尼亚或帕提亚国王。

^② 皮浪(约公元前365—前275)：古希腊怀疑论学派的哲学家。

说到这里，裴特洛纽斯笑起来；然后他接着说：

“的确，我两年前送了三打活山鸟和一个金杯到埃皮道鲁斯^①去，可是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我跟自己说：不管这对我有没有好处，总也不会有什么害处。虽然大家还要给神上供，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的想法。所有的人！也许要把那些在卡丕那门招徕旅客的赶骡子的除外，去年我的膀胱害了点小毛病，除了阿斯克勒庇俄斯，我还跟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们^②打过交道。他们为我在神殿里过了几夜求神托梦。我看他们是一些骗子，可是我跟自己说：有什么害处呢！世界就是建立在欺诈之上，人生是个幻影。灵魂也是个幻影。但是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理性，能够辨别什么是可喜的幻影，什么是恼人的幻影。我要叫人在我的暖炉里撒下龙涎香的杉木燃烧，因为我在人世间喜欢芳香而不喜欢臭气。讲到齐普里斯，你刚才也要我求她保佑，我已经尝过她保佑的一些滋味了，以致扭伤了我的小腿。不过她总算是一个善良的女神！我料想你迟早就要把白鸽子供上她的神龛去。”

“真的，”维尼裘斯答道。“帕提亚人的箭没有射中我的肉体，可是爱神的投枪却击中我了，这是料想不到的事，就在本市离城门口不到几箭路的地方。”

“凭美惠三女神的雪白膝头宣誓！得空的时候，你把这件事跟我谈一谈。”

“我正是特意来向你请教的，”维尼裘斯答道。

这时修指甲的奴隶们走进来，给裴特洛纽斯修指甲，马库斯脱下了紧身衣，向温水浴池走去，因为裴特洛纽斯邀他洗个澡。

“啊，我还没问你，你的爱情可得到回报啦？”裴特洛纽斯接着说。他注视着马库斯的仿佛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健壮结实的肉体。“倘使李西波斯^③看到了你，早会把你当作年轻的海格立斯（大力神）的

① 埃皮道鲁斯：古代希腊城市，医神殿堂所在地。

② 传说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们都在希腊军中行医，所以这里指的就是医生。

③ 李西波斯（约公元前336—前270）：古希腊著名的雕塑家，是首创肖像雕塑的人，作品今全部无存。

雕像装饰在帕拉修姆宫的大门口了。”

那年轻人满意地微笑着，开始走下浴池，把很多温水溅在镶木护壁上，那上面雕刻着赫拉(天后)正在祈求骚姆奴斯(睡神)给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催眠。裴特洛纽斯用一个艺术家的满意的眼光望着他。

维尼裘斯洗过了澡，也依次让修指甲的给他修指甲，这时一个朗诵诗人走进来，他胸前挂着一个长条青铜筒子，筒子里装着几卷册页。

“你愿意听一听吗？”裴特洛纽斯问道。

“假如是你的作品，很高兴听一听。”维尼裘斯答道。“如果不是的话，我还是愿意聊聊天。目前在每个街角上都会碰上一些诗人的。”

“这倒是真话。不管你走过哪个会议厅、浴场、图书馆或是书店，总会看到一个诗人像猴子一样打着手势。从前阿戈里帕^①从东方来到这里的时候，竟把这些人误解为疯子。这正是如今的时代。皇帝写诗，于是所有的人都效仿他。只是不许比皇帝写得更好，为了这个缘故，我倒替卢卡奴斯有些担心……但我写散文，可是不许读给我自己或别人听。这个朗诵诗人要念的是可怜的法布里裘斯·魏印托^②的《遗嘱增补》。”

“为什么说他‘可怜’呢？”

“因为人家已经通知他，他必须住在敖德萨，除非受到新的命令就不得回家。那个奥德赛对于他要比奥德修斯是更轻松的，因为他的老婆不是珀涅罗珀(贞女)。^③谈到这件事，不消说他的做法是愚蠢的。不过在这里，大家只会肤浅地看问题。他写了一本相当拙劣而又沉闷的小书，这种书，只有在作者被放逐以后，才有人热心地去读。现在从四面八方可以听见有人在叫：‘造谣生事！造谣生事！’或许魏

① 阿戈里帕(公元前 63—前 12)，罗马奥古斯都帝时期的著名将军和海军统帅。

② 法布里裘斯·魏印托：罗马执政官，因诽谤罪被放逐。

③ 《奥德赛》：古希腊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奥德修斯：书中主人公；珀涅罗珀：奥德修斯之妻。